



雪野 迷踪

● 舒源骏

● 山东文艺出版社

7.5
5

I247.5
3445

雪野迷踪

絮青題

舒源駿

山東文藝出版社

雪野迷踪

舒 源 骏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66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809

ISBN 7—5329—0121—1

I·107 定价 1.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情节跌宕且又充满悲剧色彩的长篇小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秘密派出四名官员，前往蚂蚁滩寻找并收编一支暴动后处于危在旦夕的劳工队伍；然而出师不利，途中他们屡遭日本宪兵队的追杀。茫茫雪野，密密山林，是谁向敌人泄露了他们的行踪？单纯、好胜的姑娘田凤兰偶然发现，奸细竟是自己的养父、姐姐和傻得出奇的姐夫！她义无反顾，大义灭亲，可是残酷的现实又给了她一次沉重的打击——她的未婚夫、唯一幸存的抗联参谋冯永良，因贪恋女色，也死在如花似玉的姐姐的枪下。孤独的田凤兰几经坎坷，终于走出痛苦、迷惘的雪野，愤然举枪，用最后一颗子弹击毙了姐姐。二百四十九名劳工得救了，而年仅十八岁的田凤兰却悄然无声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 山里夜

一九三九年冬季的一个傍晚，在长白山东边的一条山谷里，默默地走着一个驼背老头儿。尽管他棉袄外面裹着一件雪白的羊皮袄，但是刺骨的寒风仍然冻得他瑟瑟发抖。那顶少毛无边的狗皮帽子，严严实实地扣在他的光溜溜的头上，只露出那张黑瘦的布满皱纹的小脸。从口里吐出的热气变成冰霜儿，挂在长满胡须的嘴唇上，象是沾上一层雪花。不大合身的肥大的棉裤，随着他的沉重的脚步声，嚓啦嚓啦地响着。夜幕很快吞没了山谷，寒风在树枝上凄厉地嘶叫着。他畏惧地望望前边，不时从口里发出悠久的叹息声。

这儿，冬天的白日短促的，几乎一瞬而过；而夜晚又长得象老太婆的裹脚布。刚刚立冬，柳絮般的雪花就不间断地飘扬着，把凋落的树叶和枯萎的野草全遮盖了。一直到来年谷雨以后，山岭才换上了绿装。所以，在这漫长的冬季里，天短夜长，大雪封门的日子，山里人被锁在屋里，蹲在炕头上，只好抽闷烟。

那个老头儿踩着过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走着，走了大约有十五里，就累得疲乏不堪。“可到家了！”他终于望见前边隐藏在树林里的那幢草屋，脸上现出一种掩盖不住的喜悦。

其实，他说的那个家只是一间马架子房，而且还是房东的。他一辈子没结婚，穷得也没人稀跟他，给人家扛活扛到如今，唯一的家当就是那床薄被。

也许生活中的孤独者聊以自慰的办法，就是追忆那美好的往日旧事。而他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泡在苦海里，没有美好的往日旧事。他唯一眷恋的就是大自然，那美好的春天和喜人的夏日。这里，春天是白色的，路两边那笔直的白桦树，象冬天的雪一样白。夏天来到，青油油的树叶，绿茵茵的草地，织成一片一望无边的绿帐篷。就在这绿帐篷里，有一嘟噜一嘟噜的山葡萄，一串串的山花椒，如红宝珠，又象红玫瑰。还有那散发清香的山梨……但冬天，大雪把山谷吞没，这一切全消失了。如今，除了望不到边的白桦树，便是那一片片颓废的土墙和炸弹留下的如陷阱般的土坑。

奶奶的，这都是日本人来干的！望着这个拥有二十几户人家的桦树甸子完全被毁灭了，他心下愤愤地骂道。桦树甸子的幸存者，只有他和他的东家三口，然而东家又在三天前被双河镇的宪兵队当抗联的嫌疑犯抓走。为此，东家的女主人哭哭啼啼，非要他见天去双河镇打听她丈夫的信儿。可他一无所获，什么也打听不到。想到那个即将变成寡妇的女人和她女儿以后的日子，他颤抖起来。

“她要是叫我给她拉帮套儿，那我可该怎么办呢？”他心里想。

他叫肖老国，今年五十一岁。

田永贵的女人田婆子，今年才四十八岁，但由于长得异常老相，一脸地瓜垄，猛一看少说有六十，所以桦树甸子的

人好叫她田婆子。按说，她丈夫为她挣下十几亩土地，有她吃的有她穿的，她不该整日愁眉苦脸的，可是命运偏偏同她作对，和丈夫在一盘炕上睡了十八个春秋，没生下一个孩子。那已出嫁的大女儿和身边的二女儿都是前窝留下的。女人，女人不能生儿育女还叫什么女人呢！为此，她一年到头打不起精神。幸亏丈夫“宽宏大量”，不为此计较不休，她的心灵得到了一点宽慰。

田婆子长得不怎么出奇，她的二女儿田凤兰也长得不怎么出奇：一张圆不圆长不长的玉米饼子脸，还稀稀拉拉长些黑雀斑；又高又胖的鼻子，象是耷拉在脸上的一小秤砣儿；两道黑眉毛活象两只又肥又胖的毛毛虫，嘴唇厚得象豆腐块儿，足足占了半个脸。也怪，丑姑娘长了对亮眼睛，有着一个杨柳细腰的好身段。咳，也许阎王爷给这姑娘安错了脸盘。

田凤兰其貌不扬，但她姐姐田凤英却长得如花似玉。出嫁两年零一天，不见老倒不说，反而越活越年轻，尤其那脸儿又白又嫩，嫩得都能掐出水来。上过天堂的误认她是七仙女，下过海的把她当龙王女。可惜这么漂亮的姑娘，月下老给她错配了姻缘，让她跟一个又憨又呆的大傻子。为此，谁提起来谁叹气。但是田永贵和田婆子却非常满意，逢人便夸大女婿，说他女婿老实、忠厚。

田凤兰才不信这一套呢！过去，老实人吃亏；这年月，也沾不了便宜！她不理解姐姐是怎么想的，她认为自己要找的话，就要找一个比她还厉害的小伙子，当然，不是欺压人，而是不叫人欺负，尤其是别象姐夫那样，踢三脚也放不出个屁来。然而正当物色对象时，桦树甸子的几十户人家遭

了飞机的轰炸，没剩下一个小伙子；她的父亲也被抓到宪兵队。她哪还有心思去找比她还厉害的小伙子？她为父亲担忧，而肖老国天天去又打听不出个真信儿。所以当肖老国出现在草屋时，她一步蹿到他面前，急火火地说：

“还没打听着一个准信？”

肖老国愁眉苦脸地说：“打听到了。日本人之所以抓走你爹，是因为你爹舍不得这十几亩好地，也没答应日本人的条件搬到山下去。你姐姐还告诉我，你姐夫给宪兵队喂马时，还见你爹的脸都被日本人打出血了。”

田凤兰听了，脸色变得越发难看起来。她愤愤地说：“日本人坏死了，他们为啥不让在这儿住一个人？”

“那谁能说清？要是能见到你爹，我就劝他答应。山上山下，哪儿不一样住？唉！”肖老国说。

“干嘛答应？不答应！我们没偷没摸，为啥不叫在这住？就是不下山，看他们怎么办！”丑姑娘却有着犟脾气。

肖老国默不作声地坐在炕沿上抽烟。他等待女主人替他拾掇饭，打算吃过饭后去他那马架子房里好好歇息歇息。无论如何，明天他再也不去双河镇了。他想，最多不过后天就离开这儿，因为日本人撵东家下山，作为一个长工也就无必要留在这里。

田婆子在外屋为长工架火热饭。由于她估计不透肖老国回来的准确时间，晚上的大楂子盛在盆里早就凉了。

大楂子很快热好。田凤兰把小饭桌搬到炕上，又到外屋拿来一盘酸菜和一块切成条而又连在一起的咸菜疙瘩。

由于靰鞡鞋穿脱很不方便，肖老国偏腿坐在炕沿上，想在几分钟内用完这顿晚餐。

“上炕吧！还有酒，喝点暖暖身子。”田婆子给肖老国盛上一碗大楂子。

“不啦，不喝酒！”东家不在的时候，肖老国从不喝酒，况且女主人家又发生了不幸。

但是，田婆子已经把酒瓶从碗架柜拿出来了，亲自为长工倒了半碗白酒。大概肖老国已经闻到老白干的扑鼻的酒香，不愿拒绝女主人的一番盛情，也许他疲乏的身子的确需要这半碗白酒，就慢慢地把一双粗糙的大手伸到大黑碗边上。

“他大叔，你今晚多喝点，家里还有酒。”田婆子坐在炕沿上，望着肖老国的一张苍老的脸说。

“嗯，嗯……喝，喝……”肖老国连声说。

“把靴靸脱了吧！”田婆子发现肖老国没有脱去皮靴靸。

“不啦，一会我就吃完了。那道真难走，净雪，一走一打滑。”肖老国喝一口酒，夹一块咸菜疙瘩放在口里。脆硬的咸菜疙瘩，在他口里发出咯吱咯吱的有节奏的响声。

“叫你费心了。唉！”田婆子托着腮，深深地叹了口气，觉得再也没有什么话来表示对肖老国的感谢了。

在肖老国坐在炕上吃饭的时候，田凤兰回到西间屋。西间屋是她的独立王国，白天在这里绣花纺线，晚上在这里睡觉做梦。她做了好多梦，奇怪，总是梦见找到一个又笨又丑的男人，气得她直哭。

“我自己长得不好看，可不能也找个丑的。”她这样想。

她对自己的模样一分为二，既承认有不受看的地方，也不否认那一双美丽的眼睛和苗条的身材胜过别人。她常想，

象姐夫那样搬上个大山也压不出响的，长一张漂亮的脸蛋又有什么用？当然，她决非不喜欢老实人，可象姐夫那样老实得太过火了。听说有一次一个日本警察叫他吃屎，他还真吃了一口屎呢！要叫她呀，非把那警察骂死不可。那警察咋不叫他爹吃屎呢？

她为姐姐的一张诱人的脸，落到一个傻子手里感到惋惜，埋怨爸爸不该给姐姐找那么个主儿。姐姐家才半亩地，住着几间破房子，还有一个老不死的凶得象熊儿似的老公公。姐姐每次回来就哭，说老公公不拿她当人。唉，嫁出的女泼出的水，爹妈怎么能去干涉人家的事？女人要是寻个没有婆婆的主儿，算是倒八辈子楣了。唉，管姐夫的事干啥？姐姐不嫌丑，自己这个做小姨子的倒干涉姐夫的事，真是闲着没心操了。眼下，怎么想法儿把父亲救出来，才是正经事呢！可她有什么法子啊！

东间屋里还亮着灯光，还能听到肖老国的吃咸菜疙瘩的咯吱声和妈妈的叹息声。她想，肖老国到她们家三年了，也多亏他，为她们种地、打场、割草、喂马……靠爸爸那双手，她们得喝风。爸爸从不玩弄庄稼，他一辈子就会做盆焊碗，成年挑个洋铁担子下乡去，有时挑回一些狐狸皮和兔皮狗皮之类，卖给双河镇的皮货贩子，从中赚几块钱。唉，爸爸也真辛苦！

她睡着了，又进入了甜蜜的美梦中。梦中，她又找了一个丈夫，是一个打猎的，比她大八岁，妈妈不同意，嫌年纪大；爸爸也反对，因为是打猎的，怕惹事非。她也犹犹豫豫的。可那小伙长得象画上的牛郎，看一眼十天不吃饭也不饿，她真不舍得吹灯散伙！正在这时，耳边响起一阵狗叫声。

她知道不是梦中狗叫，是她们家那只长毛狗发现了什么，向主人发出的警报。她爬起来，刚下地，东间屋的门吱扭开了，出现了妈妈的一张恐慌的脸。

“你快出去看看，怎么回事？”田婆子说。

东间屋响起肖老国的声音：“凤兰，你别出去，我去看看！”

田凤兰一愣：肖老国还没走？！她不由得把头伸到东间屋的门板上，看到炕上的饭桌和那碗里没有喝光的白酒。

“大叔，你还没有睡啊？我都睡了一小觉了。”

“你大叔见酒就拔不动腿了，嘿嘿！”肖老国赤着脚下了地，趿拉着靰鞡，走出门外。

过了一会，他回来说：“外边黑得象口锅，啥也看不见。看样子又要下雪。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娘俩睡吧，我回去了。”

田婆子忽然挡住肖老国，几乎是哀求他：“他大叔，你今晚就在东间屋睡吧，我和凤兰在西屋。你那屋炕凉，没架火，明儿晚上再回去睡。”

肖老国还没有做出明显的答复，田婆子便把门关上了。是田婆子当真没有去给肖老国烧炕，还是外边的狗叫使她担心夜里发生不幸，有意叫他在这儿和她们母女做伴？

二 泪 别

田凤兰把妈妈的那床被褥抱到西间屋，板板整整地铺在炕上后，左等右等也不见妈妈过来，于是焦急地喊起来：

“妈，还不过来睡啊！”

田婆子在东间屋应声：“我这就去，这就去！”

可是过了一会，仍不见妈妈的身影，气得田凤兰往褥子上一躺，扑地吹灭灯。

田凤兰睡不着，这不仅因为狗叫声驱赶了她的睏倦，使她担心今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祸端，而且她也琢磨不透今儿是怎么了，妈妈象钉在东间屋，一直也不过来。她不睡，还不叫肖大叔睡吗？这几天他一天一趟去打听父亲的下落，可把他累得不轻。

她又耐心地等了一会，还不见妈妈的脚步声响，便叫喊起来：“你到底睡不睡了？”

“这就睡，这就睡。”田婆子还是这么说，还是不过来。

“你就长在那里吧！”她赌气地说着，下炕把门顶上了。可是一想，她又把顶门棍拿开了。妈妈在那屋睡，能行吗？妈妈的丈夫是爸爸，不是肖老国。何况他又是一个老跑腿子，那还了得？

三年前的一个夜晚，肖老国突然来到桦树甸子，只带两

只手和一张嘴，沿街儿讨饭吃。是爸爸把他领到家，对妈妈说要留下他做活儿，管吃管喝，一月给他十块钱。后来他又听妈妈说，他和妈妈是一个屯的。由于这个缘故，她对他十分尊重，把他当成亲叔。

他的力气不大，但他很卖力，象老牛儿一样，一天到晚不吭不语。爸爸常说，他们家摊了个好伙计。妈妈也这么说。但她却觉得他有什么心事，时而发呆，象没有魂儿似的。她问妈妈，妈妈告诉她，他年轻时有个媳妇被人抢走了，他想的是那女人！

她相信了妈妈的话，觉得他十分可怜，常常帮他缝缝补补。同时，她叫妈妈操心为他说个老伴儿，妈妈却摇头叹气。她劝他自己寻一个，他嘿嘿一笑，说：关东山不缺高粱缺女人，我要找啊，等驴长角吧！他并不是一个对女人很感兴趣的男人，所以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不和他逗笑。说他和姐夫一个娘养的倒还真叫人相信，他的每一句话象金子那么贵重。唉，这个古怪的老头儿。

田凤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睡梦中，听到有人啼哭。她睁开眼一听，哭声从东间屋传过来的，是妈妈在哭。她惊异地爬起来，急忙穿上衣服，来到东间屋。

东间屋里，和肖老国脸对脸儿坐在炕上的田婆子看到女儿进来，慌忙抹去眼泪，说：

“你肖叔叔明儿要回朱家湾，我叫他等你爸回来，他不。他走了，就咱娘俩在这山上怎么过啊！”

肖老国家住朱家湾，离这一百五十里，田凤兰是知道的。可是他为什么不等爸爸回来就离开这里呢？就是他真要走，妈妈又何必这么伤心？妈妈和他也不过是一个屯的，而

且又不是近门近亲。想到这里，田凤兰觉得妈妈的流泪是多余的。

虽说田凤兰不满意妈妈为一个长工的离开而多情，然而她并不希望肖老国离开这儿。除了妈妈说的以外，她还想到她们家的那十几亩地。

“大叔，你走不走等我爸回来再说吧！”她说。

“他回来我也走。日本人不叫你们住在这儿，我还呆在这儿干啥？你们家的粮食和马车都叫日本人抢去了，我不能再呆在这儿给你们添心操了。朱家湾还有我一间马架子房，马架子塌了，石头烂不了，我去修理修理，冻不死就行。”肖老国泪汪汪地说。显然，他也不愿离开这儿。

田凤兰不好再说什么。她觉得肖老国说得也在理：连她们在这也呆不下去了，还让一个长工呆在这儿干啥啊！想到这个老头儿从此以后也许又要沿街讨饭，她的心里一阵悲酸，不知不觉地从眼里流下两串泪珠。然而，田凤兰却又认为肖老国在她们家遭到不幸的时候离开这儿似乎也太不应该。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等爸爸回来，或者是在爸爸有了下落以后。他在这儿呆了三年，难道还不能在这儿多住几天吗？

“我爸不回来，你先别走！”她似乎是在命令肖老国。

肖老国不得不告诉她们，日本人所以炸毁这儿的村庄，并且撵他们下山，是因为这儿是双河镇去老爷岭的必经之路。那儿，那个大得无边的老爷岭是抗联的活动地区，大概日本人为了消灭那支队伍，才采取这个灭绝人性的手段。如果他晚走一步，有可能象他父亲一样被日本人抓走。

田凤兰怀疑地望着老头儿，心想，他怎么会知道呢？他

的话对吗？

由于田凤兰已经明白妈妈为什么迟迟不睡和啼哭的原因，也就不再催妈妈去睡觉了。虽然妈妈和肖老国不沾亲带故，可他们终久是在一个村子里长大的，这回离别，谁知哪年才能见面呢！叫他们多唠扯一会吧！

田凤兰回到西间屋刚要上炕睡觉，外边的狗又咬起来。接着，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狂呼声。从那咕噜咕噜的象癞蛤蟆叫唤的狂叫声中，田凤兰听得出日本人闯到她家来了。她立时感到身上的毛孔扎煞起来，一股冷汗从毛孔里冒出来。

田婆子毫不迟疑地打开门，笑脸迎接着深夜出现的三个日本兵。他们的凶脸和急慌样子，足以证明来搜捕什么。

这三个日本兵都不会半句中国话，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不得不向田婆子打手势，通过脸上表情的变化和手的动作，表现他们到来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士兵端着枪，首先闯进西间屋。

田凤兰站在门边，望着那两个比比划划的日本兵，老是向妈妈比做打枪的样子，这使她忽然想起肖老国说的事，就对妈妈小声说：“他们是抓抗联的。”

田婆子被两个日本兵比划糊涂了，听女儿一说，这才明白。可她怎么让他们明白这儿没有抗联的人？

“兰丫，你和他们说吧，咱家没有抗联。”田婆子说。

田凤兰不懂半句日语，当然也不能向他们表达出来。忽然间，她想起头半夜狗在院子里咬叫的事，心想，大概他们发现了抗联的人才追捕到这里的。或许那个抗联在树林里猫

着吧？她想，如果把这件事向他们比划出来，那个抗联就会落到他们的手中。她摇了摇头，也不管他们明白不明白，说了句不知道。

对于几个日本士兵的到来，肖老国似乎早有所料，当田婆子开门时，他就蹲到墙旮旯里，把一床棉被蒙在头上，身子象筛糠一样抖索起来。那个搜查的日本士兵很快发现了他，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脯，哩啦咕噜地叫唤着。

在外屋的两个日本兵闯进来，一个扯去棉被，一个抓住肖老国的胳膊，那个持枪的顺手用搭在炕沿上的一根腿带把肖老国捆绑了。

田婆子和田凤兰一点儿也不明白肖老国为什么那么惊慌，又那样躲藏。他是故意叫日本人把他抓走呢，还是他的确是那个被抓的抗联？一直到日本士兵把肖老国带到门外，她们这才醒悟到什么，一齐扑了上去，叫喊：

“他是好人，是我们家做活的！”

她们被两个日本大兵推倒在地上。

三 是个女人

肖老国被抓走几分钟了，田婆子还坐在地上，瞪着一双痴呆呆的眼望着黑洞洞的院子。

田凤兰虽然早已从地上爬起来，但是对于面前所发生的事，仿佛感到是一个梦境：日本士兵闯进来，肖老国为什么做出一番做贼心虚的样子？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难道他就是日本人所追捕的人？

长毛狗不再狂叫了，黑夜又恢复了寂静。

田凤兰把母亲扶到东间屋的炕上。炕上有肖老国的那件皮袄，田婆子抓起来，塞到女儿怀里，急慌慌地说：

“快……快给你肖叔送去！”

田凤兰抱着皮袄跑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她失望地告诉妈妈，他们已经在树林里消失了。

“他只穿件薄棉袄，他只穿件薄棉袄。”田婆子抓着皮袄，脸儿黄得象霜打的窝瓜，身子剧烈地颤抖着。

田凤兰没再说什么。她似乎已经预料到这个家面临着破灭的危险，也许明天她和妈妈也要被日本人抓去，于是扑在妈妈怀里，流下了一串眼泪。

田婆子怀着一颗剧烈跳动的心安慰女儿：“别怕，日本人不会来了，天亮咱就到你姐姐家，这个家咱不要了。”